

第八卷

天緣奇遇（下）

時祁生與文娥得脫歸，即投廉宅。廉自溜兒成獄，知生路中失所，以為不相面矣，今復得見，而又見文娥，舉家甚喜。及麗貞、秀出，爭問：「久寓何地？且何以得遇文娥？」生一一道其所以，眾皆驚歎。及不見玉勝，生問其故，乃知嫁竹副使子矣。悵然久之。至晚就館，百念到心，撫枕不寐，乃構一詞，我曰《憶秦娥》：

「空碌碌，春光到處人如玉。人如玉，舊時姻緣，何年再續」

阿鳳猶自眉兒蹙，文娥已許通心腹。通心腹，幾時消了，新愁萬斛？」

生晚睡起，才披衣坐牀上，聞推門聲，開帳視之，乃毓秀也。秀笑語生曰：「勝姐多致意，出閣時腸斷十回，魂消半晌，皆為兄也。有書留奉，約兄千萬往彼一面。」生見秀窈窕，言語動人，恨衣服未完，不能下牀，乃自牀上索書。秀出書，近牀與之。生即舉手鉤秀頸，求為接唇。秀力掙問，忽聞人聲，始得脫去。生開緘視之，書曰：

「兄去後，妾頃刻在懷。仰盼歸期，再續舊好。不意秦晉通盟，相思愈急。故人千里，會晤無時。幸秀妹為妾心腹，勸妾且從親命。妾嘗亦勸秀善事吾兄，莫負少年。秀亦鍾情者也。妾與兄枕邊私愛，帳內溫存，今皆已付秀矣。兄善為之，妾復何言。但此心常懸懸，欲得一面。兄無棄舊之心，妾有倚門之望。誠肯慨然再顧，實出尋常之萬萬也。」

勝在家時，與秀為心腹，每以生風致委曲形容，秀必停眸拊胸，坐起如醉，惟以生不歸為恨。及時，生得書，知勝之薦秀也，乃舍所遺珠翠，自進還秀，且以勝書示之。秀佯怒曰：「我亦如勝姐耶！」撇生而去。

生無聊，往坐迎暄亭。天陰欲雪，寒氣侵入。文娥過亭，見生嗟歎，以為慕麗貞也。正欲動問，貞早已至生後。生不知貞來，長歎一聲，悲吟四句：

風觸愁人分外寒，潸然紅淚濕欄杆。

凍雲阻盡相思路，梅骨蕭蕭瘦不堪。

麗貞輕撫生背，曰：「兄苦寒耶？」生驚顧，一揖，應曰：「苦寒不妨，苦愁難忍耳。」貞因拉生共擁爐。生坐火前，以箸畫灰，愁思可掬。貞佯問曰：「兄思歸耶？」曰：「非也。」又笑而問曰：「為那人不在耶？」生曰：「眼前不尚如此，去人何暇計耶！」貞曰：「妾未嘗慢兄，兄何出此言！」生曰：「僕每失言，卿即震怒，尚非慢乎？」貞笑曰：「信有之，今不復然矣。」生曰：「彼此有心，已非朝夕，千愁萬恨，竟貽空言。今試期又將迫矣，一去再回，便隔數月，卿能保其不如玉勝之出閣乎？」貞低首不答。生因促膝近貞，懇其不言之故。貞歎曰：「妾一見君，即有心矣，豈敢自昧？但恐鮮克有終，作一笑柄耳。」生長歎曰：「事慮至此，終不諧矣。」適文娥自外執並蒂橘二枚進曰：「二橘頗似有情。」生曰：「有情不決，亦安用哉！」貞笑曰：「決亦甚易，但恐根不固耳。」文娥知二人意，因謂曰：「妾知貞姐與君思欲並蒂久矣，但君欲速成，貞恐終棄，是以久疑。妾今為二人決之。」謂：「二人各出所有以訂盟，作為長計，不亦可乎？」生曰：「善。」即剪一指甲付貞，祝曰：「指日成親，百年相守。」貞乃剪髮一縷付生，祝曰：「青髮付君，白頭相守。」文娥曰：「妾請為盟主。」因取橘分贈二人，祝曰：「決成連理，並蒂同春。然佳期即在今晚矣，有背盟者，妾當首出。」貞首肯之。

生喜而出，縱筆作一詞，名曰《好事近》：

「好事謝文娥，便把眼前為約。準備月明時，獲取個通宵樂。」

天生雙橘蒂相連，喚醒相思魄。得到錦衾香久，把親相與著。」

生把筆間，適潘英持一盒至，云：「秀姐饋君金橘與生啟盒。」又書：

甜脆柔資滲齒香，數顆珍重贈祁郎。

肯將此味心常記，願付高枝過短牆。」

生見詩，知秀亦有允意，驚喜過望。潘英索生和韻以復，生狂喜不能執筆。英促之，生曰：「詩興不來，奈何？」英又促之，生曰：「汝為發興，可乎？」英不答。生閉門，抱英入幕，狂興一番，不覺過度。英曰：「來久矣，恐見疑。君既無詩，當自入謝之。」生有恍惚態，英苦促之，乃迎風而行。至秀所，秀已為母呼去矣。生又迎風而出，遂患寒熱。又思赴約，愈覺憔悴，疾益加甚。

是夜，秀與貞各料生必來，兩處皆待。明早，知生病，咸往視之。生咄咄不能言，惟流涕而已。貞、秀執生手，各悲咽不勝。貞伏生胸前，慰曰：「天相吉人，兄當自愈。好事多磨，理固然也。」頃間，岑氏至，二女退。岑命以湯藥治之，生少愈。廉知之，謂岑曰：「子車酋有恙，可移入迎翠軒便於調養。」

迎翠軒，益近二女寢所。一日，岑之父母慶壽，請岑並二女。岑以家事不能盡去，而生又養病內軒，無人調理，命秀掌家，與貞同去。生自是得秀溫存，無所不至。生病十去八九。

一夕，以淫事戲秀。秀約曰：「燈滅時，兄可就妾寢所，妾先睡俟之。」及秀將寢，愧心復萌，而又念生新愈，恐逆其願，乃呼東兒詐睡己之牀，且戒之曰：「倘露機，汝即一死。」東兒從之。乃生至，以為真秀也，款款輕輕，愛之如玉。生呼之，不應；以事語之，不答。生以其害羞，不疑。至早，求去，生挽之，且曰：「舉家無人，何必早起？」留之數四，天將明矣。生開帳視之，乃東兒也。生微微冷笑，東兒亦含笑而去。

生起，見秀，戲曰：「卿非紀信，乃能誑楚。」秀謝罪不已。生曰：「東兒作贈頭可也，卿能免耶？」秀不答，惟曰：「天寒，少坐可乎？」生曰：「可。」秀命潘英治酒，與生對飲，每杯各飲其半，情興甚濃。生以眼撥東兒出，東兒轉手閉門而去。生抱秀，勸與之合。秀曰：「待晚。」生曰：「晚則又倩人耶？」半推半就，覺酒興之愈濃；且畏且羞，苦春懷之無主。榴裙方卸，桃雨作斑。眼淚蒙蒙而玉股齊彎，魂飄飄而舌尖輕吐。秀思生病，加意護持；生戀秀嬌，傾心顛倒。雖精神之有限，雜欲罷而不能。頃之，東兒至。生拂衣而起。東兒歎曰：「今得新人而有舊人耶？」生以東兒自謂也，乃謝曰：「焉肯忘卿。」東兒曰：「妾何足言，彼薦秀者，其可忘乎？」生曰：「此玉勝之德也，銘心刻骨而已。」東兒曰：「既不忘，曷不一顧？」生曰：「列位即往矣。」

時岑與貞歸，生又屬望於貞。不意玉勝亦知生之在家也，今以詩招之，且托秀促生必至：

一別流光已數年，相思日夜淚漣漣；
新愁寂寞非媛煩，往事淒涼卻恨天；
罟網新絲蛛尚織，梁巢泥墜燕還聯；
誰知蠻重風流客，不管離人在眼前。
生見詩，即往拜謁。

時副使在任所，惟妻小在家。而副使之繼事顏氏，名松媛，奉南薰氏，名驗紅，皆以淫蕩相尚。見生與玉勝會面時悲咽相對，情甚悽慘。乃謂勝曰：「令表兄何必流涕？少留於此，與汝常得相見，不亦樂乎？」勝喜，語生。生亦私喜，乃就寓於新翠軒。

近晚，一女童持玉環紫絛一事奉生，曰：「妾，南薰也。奉南薰娘命，約君一敘。」生以親故，不敢承命。南薰以絛作同心結，乃辭而去。既而，又一婢女至，捧紫綾絹綴金剛牙贈生，曰：「妾，南薰主之愛妾驗紅，托為致意，君勿驚訝。」生曰：「適松娘有命，金錢曰「君今先往松娘，會後辭以避嫌，以就外宿。妾與驗紅會於此。」生如其言，登時潛入內寢。松娘已具酒飯於別室，邀生溫存，雜謔浪，至夜分方就枕。生恐驗紅久待，力辭就外，松娘曰：「一家以妾為主，何避之有？」著意留之，至雞鳴時始得脫身生回寓，則驗紅已就內矣，惟金錢倦睡生榻，生問：「驗紅何在所「久待不至，倦而返矣。」生悵然若有所失。然餘興未盡，抱金錢倦而含睡，解衣而貼席，任生所為。生乘其弱態，縱意眼作嬌媚聲，唧唧若蕭管，半響乃平，復謂生曰：「驗紅其即去有女，年十七，名曉雲，君何不圖之？」生銘其等。」

時驗紅不遂所欲，乃寄一詞以招之，名《隔浦蓮》：

「紅蘭相映翠葆，郎在香閨窈，雲重遮嬌月，巢深怨綠鳥睡蝶迷幽草，頻相告。鴛鴨同池沼，郎年少。通宵不起，何故恁般顛倒？有約偏違幽興，獨捱清曉。今本望郎至，任他慙慙，即須撇了。」

生得詞，至晚會驗紅於外寓。松娘使人招生，生不至，知為驗紅所邀自度色衰，不能勝紅，乃集侍女南薰等十人，佩以蘭麝，飾以珠玉，衣以錦繡，加以脂粉，宛然如花，縱欲縱淫，惟求快己。生沐其厚惠，欲其歡心，雖眾婢同寢，而松娘必行徇其私，及松事罷，而從婢方共縱其欲。生於斯時不喪魂而為槁魄也，亦幸矣。

驗紅知生不能挽回，謀於金錢。錢曰：「曉雲雖處子，頗諳情趣，妾當以春心挑之，倘事諧，則母子爭春，情自釋矣。」紅曰：「善。」令金錢以計挑之。曉雲每夜半窺其母之所為，亦頗動心，及紅之挑，但含笑而已。

一日，曉雲書一詩於几。紅得之，喜曰：「計在此矣。」

無端春色亂芳心，恍惚風流入夢深。

淚漬枕邊魂欲斷，倩誰扶我見知音？

曉雲學於玉勝，字跡頗相類。紅得雲之筆，即命金錢付生，促以成事生方與松娘對坐撫琴，金錢促步近生，若聽琴狀。適松娘起手，錢即以詩納生袖，且附耳曰「那人詩也。」言畢百去。生視詩，以為玉勝之作，正慮勝以他就為非，每悒悒焉，又見詩，急赴勝處。

勝方午睡東興軒。生視左右無人，乃以手舉勝裙，徐徐起其股跪而就之。勝驚醒，見生，歎曰：「兄已棄妾矣，何幸回心一顧耶？」生謝曰：「此心惟天可表，豈敢棄卿，但為春色相羈，不容自措耳。」勝曰：「春色相羈，今何生得至此？」生曰：「思卿久矣。適卿又賜佳章，如不勝身一會，罪將何贖？」生且言且狎，勝有卻生狀。生一手為勝解裙，且勸曰：「姑敘舊耳，何相責之甚耶？」勝乃笑而從之。既而，問生曰：「妾有何章？」生以詩示之。勝曰：「此曉雲筆也。雲有此作，欲自獻矣，但母之愛女，兄謹避之。」言未畢，金錢笑至，附生耳曰：「那人被驗紅留住久矣，可急往。」

生別勝往見紅，即索云。紅戲曰：「先謝媒，方許見。」生自指心，曰：「以此相謝，何如？」紅即挽生入後軒。雲果對鏡獨坐，見生至，低首有羞態。紅乃攜雲手附生。生執其手，溫軟玉潔，狂喜不能自制，乃與紅、雲同就寢所。生為雲解衣，而紅亦自脫繡，三人並枕。及生之著雲也，雲年少不能勝，齧齒作疼痛聲狀。紅憐雲苦，乃捧生過，以身就之；見雲意少安，生興少緩，則又推生附雲，欲生之畢事於雲也，及雲力不能支，則紅又自納矣。代雲之難而紅便，一枕悲歡，或紅而或云，而岐風月。豈料松娘俟生不至，知在紅所，處往招之。出外門，及寢所，寂天人跡。進入小軒，見生方寤雲，而紅替興於側，不覺天理復萌，怒形於色，然所愛在女，而所惜在生，惟與紅相戾而已。紅恃素寵不懼，挽松娘袖，罵曰：「上不正，則下亂！汝欲何為？」松娘怒，以手披紅面。生與雲跪泣，力勸不能止，乃為玉勝夫竹豪所知。豪，放蕩士也，怒生亂其妹，欲謀殺生。

生方愧罪，避宿後園。豪使人俟生就寢，暗鎖其戶，夜深人靜，欲舉火焚之。玉勝知其謀，料豪不可勸，乃捐金十兩，私托鎖戶者放生出，仍鎖戶以待火。夜深火發，救者咸至，豪以為生必死，而不知生之預逃也。

生乘夜渡河，次日至午，方抵廉宅。廉方會客，賞牡丹。生至，客皆拱手曰：「久慕才名，方得瞻仰。」生遜謝就坐。酒半酣，客揖廉曰：「名花滿庭，才子坐，欲煩一詠，尊意何如？」廉目生就命。生乃操筆直書，杯酒未乾，詩已脫稿：

「爛漫花前酒興起，詩魂拍入花叢裡。露洗珊瑚錦作堆，風薰蝴蝶衣沾。平章宅裡說姚黃，沉香亭北呼魏紫。淡妝濃襯豈相同，朵朵繡出胭脂紅。更有一枝白於面，恍似倚欄長歎容。春光有限只九十，莫把芳心束萬重。名葩種種皆難得，十家根固千年澤。揮灑漸無草聖工，推敲便有花神力，興高何用食萬鍾，詩富不愁無千石。且歌且舞拂芳塵，海嶠霞鋪錦繡茵，輕翠簇妝揮解語，點首東風欲咫尺。萬恨莫辭金穀酒，一樽且近玉樓春，春光莫別花皇去，花皇且挽春光住。日日花前酒滿杯，滿杯春色花催句。詩酒春花同百年，何用浮生悲未遇。」

眾客視畢，撫掌歎賞。有一老長於詩者，贊曰：「此四聲各六句體也，詩家最難，長庚之後，絕無此作。祁君一揮而就，豈非今之李白乎？」皆舉杯稱羨，盡醉而罷。

廉持詩入，示岑曰：「子車酋真天才也，他日必有大就。我欲欲溫嶠故事，將麗貞許之，可乎？」岑曰：「妾有此意久矣。」時文娥、小卿在側，一馳報生，一馳報貞。貞正念生，忽得此報，喜動顏色。生得報，狂不自禁。是夜廉以酒醉，與岑早寢。生乃潛入，以指叩貞戶。貞開戶見生，且驚且喜，各以父母意交賀。生因牽貞袖求合。貞曰「兄鄭重！待婚禮成，取洞房花燭之喜，不亦善乎？」生曰：「天從人願，事已決矣。況機不可失，尚相拒耶？」遂抱貞就枕。貞不能阻。六禮未行，先赴陽台之會，兩情久協，才伸錦幔之歡。春染絞綃，香傾肺腑；恍若鴛侶，何啻鸞鳳。誠仙府之奇逢，實人間之快事也。天明，生就外，貞以玉如意贈生，生

曰：「卿欲我如意耶？」一笑而別。生喜，作一詞以自道云：

「佳期私許暗敲門，待黃昏，已黃昏。喜得無人，悄入洞房深。桃臉自羞心自愛，漏聲遠，入羅幃，解繡裙。」

枕邊枕邊好溫存，被已溫，釵已橫。愛也愛也，聲不穩，尤自慙慙。惟有窗前，明月露新痕。近照怕及花憔悴，花損也，比前番，消幾分？」（《江城梅花引》）

自是早出晚入，極盡纏綿。舉家皆知。所未知者，廉夫婦也。

光陰迅倏，又及試期。生辭廉夫婦及秀、貞赴科。貞私贈甚厚，不可悉記，惟錄一詞，名曰《陽關引》：

「才縮同心結，又為功名別。一聲去也，愁千結，也如割。願月中丹桂，早被郎攀折。莫學前科，誤盡了良時節。----記取枕邊情，衾上血。定成秦晉同偕老，歡如昔。最苦征鞍發，從此相思急。安得魂隨去，處處伴郎歇。」

生途中惟以貞為念，至旅邸，鬱鬱不寧，寢食皆廢，作樂府一首，名曰：《長相思》：

「長相思，心不絕，思到相思心欲裂。羅幃素月清不寐，淚如懸河積成血。----山可崩，海可竭，人生不可轉離別。別時容易見時難，長歎一回一嗚咽。」

時有同赴科者，名章台，寄居花柳間，生因訪之。章喜生至，拉一妓，名玉紅，伴生。生雖同枕，若無情者。明日，又換一妓曹媚兒，生亦如之。又明日，換一妓喬彩鳳，生亦如之。至於名妓馬文蓮、蘇晚翠、趙燕寵、陳秋雲、姚月仙，日易一人，輪奉枕席，生皆不以介意，惟以麗貞是念。然章台與生同席舍，欲利生之筆，必求一可生意者。至一院，眾妓方聚戲，內一妓張逸鴻笑曰：「昨晚妹子夢新解元是故人祁姓者。」生驚異，揖而問曰：「令妹為誰？」曰：「桂紅。」生求見，妓曰：「適一赴舉相公請去，今晚不回矣。」生乃就宿逸鴻以待之。明日，桂紅歸，即玉勝婢也。因紅與生私，怒而出之，媒利厚謝，私賣與妓家。至得，得與生會，悽慘不勝。既而，賀曰：「昨夢君為榜首。」生喜而謝之，是夕，與桂紅寢，幸得故人，少舒憂鬱，乃浩然吟一首云：

棲鶴樓中採嫩紅，百花叢裡又相逢。

姻緣想是前生定，故遣功名入夢中。

章台見生與紅款厚，以為生溺於紅，捐金百兩，娶紅以贈生。生知其意在代筆，遂拜而受之。三場後揭榜，生果第一，章亦在百名內。

時笙歌集門，賓客填坐，忽一家童秀郎者，忙奔報曰：「廉參軍事發，合家解京，危在旦夕，寢中有書持奉。」生為之驚倒，急開緘視書，曰：

「即殿元子車首行台下，尚在官時，右丞相鐵木迭兒欲娶小女麗貞為婦，尚以彼蒙古人，不願從命，竟觸其怒，欲致尚以死，近贛州蔡九作亂，豈以玉勝翁竹副使與彼同謀為不軌，破破汀州寧化。尚久廢棄，毫不與聞，今乃坐已知情，陷以同黨，蒙上合家拿問。尚為權要所仇，分在必死，但家小輩不知下落耳，幸足下高科，必膺顯擢。次女麗貞，願操箕帚，其餘乞念骨肉至情，一體照亮，九泉之下，必拱手叩謝也，身罹國法，鎖禁甚嚴，情緒萬千，筆不能盡，再拜。」

生視書，每讀一句，則長歎一聲，淚下如雨，即持書入示桂紅。紅亦捶胸哭曰：「流落煙花，得君留戀，自喜故鄉可歸，相見有日，何不幸復遭此耶？」遂促生早上春官，以探消息，且曰：「妾隨去，與小姐輩一面足矣。」豈生以榜首各事所繫，淹留月餘，才得就路。

及至京，廉與竹氏父子皆以謀逆棄市矣。兩家女子麗貞、毓秀、曉雲，皆沒入宮為婢。其餘家小，各流三千里。生得信仆地，氣絕而蘇者數次。桂紅再三慰解，生終不能已，乃設醴牲、作文遙奠廉於逆旅。時延二年冬十二月初三日也。

「嗚呼！以翁之德，宜受多福；以翁之賢，宜享厚祿。胡為乎位止參軍，胡為乎老見屠戮？嗚呼！蒼天既無酬賢報德之私，乃有林木池魚之酷。每寄翁書，托其家屬。今二女入宮，餘丁竄北，歎箕帚之無緣，痛貞、秀之難贖。雲散長空，月沉西陸；春歸掖庭，雪消阡陌。嗚呼！翁真千古之冤，豈止一人之獄！翁視內親，情由骨肉；今翁已矣，不可復續。聊舉清樽，遙陳哀曲。嗚呼痛哉！姪不能挽天以雪冤，寧不臨風而長哭！」

祭畢，生愁苦無以自慰，遣秀郎訪問兩家寄跡之地。店主皆曰：「入宮者入宮，流散者流散。只有一白面女子，身俊而雅，眉秀而長，香肩半勻，金蓮甚窄，臨入宮時留一緘，祝曰：「新科祁解元來京，即與之。」生知為麗貞緘也，急遣秀郎以謝意索緘。生得緘開視，乃一詩也：

八幅湘裙染血紅，母流父死欲消魂；

故人牽記鴛鴦夢，位顯須開控訴門；

自歎有天難共戴，應知無地再通恩；

君心若似初相識，憐取蛾眉見至尊。

果麗貞筆也，托生復仇。生得詩，痛入脊骨，魂不附體。每月白風清，浩然長歎，觸景題情，無非念貞意也。有和貞韻一律，極盡哀慕之苦：

淋漓衫袖血啼痕，不見多情幾斷魂；

冷月笑人多伏枕，飛云為我渡長門；

深仇可復寧辭力，偕老無緣竟絕恩；

含淚羞消如意玉，倩誰傳語緒袍尊？

玉如意，貞所贈也，生睹物思人，手不能釋。每歎曰：「麗貞，吾掌上珠也，今安在哉！」

時京師知生未娶，欲婚之者多，生皆不應。桂紅勸曰：「君取高科，豈有無妻之理？麗貞已入宮，無再會之期。他日仕途中議君溺於妓妾，不復婚娶，豈不重有玷乎？」生隱几垂淚，默然不言。紅又諫曰：「君以萬金之軀，乃耽無益之苦，事出無奈，可別求佳偶，何佇意於難得之人耶？」生惟長歎不答。紅因出汗巾為生拭淚，委曲勸之。生喟然歎曰：「天下女子，豈有麗貞者哉？」紅曰：「麗貞固不易得，但多訪之，或有勝於貞者，未可知也。君何絕天下之無人耶？」生曰：「京城女子，我決不從。昔山中讀書，感龔老之恩，以女道芳見許，後遇麗貞，遂失約。而道芳尚未受聘，不得已，其在此乎！」桂紅謝曰：「君可謂不忘舊矣。」即遣人歸，以禮聘道芳。龔老以舊盟，遂納焉，但復曰：「願祁郎自重。余相祁郎當作三元，但眉生二眉，花柳多情，此亦陰騭也。今已一元矣，後二元恐不可望。然連科危甲，位至三公，非世有者。幸以此言達之，以為他日之驗。」

後生會試，名在第九。殿試擬居狀元，但策中一段，頗礙權要：

「挾宮恩而居輔弼，半朝廷之官以為己隨；酷刑法而肆貪婪，傾國家之財以為己出。山移日食，地震土崩，良有以也。」

時鐵木迭兒以太後命為右丞，內外弄權，奸貪不法。見生策，大怒遂以霍希賢為狀元，而生乃探花也。將拜官，生辭不就命，願請面奏。上召入，問曰：「卿何為不俗官？」生奏曰：「臣家素守清白，世受國恩，黃門待制，刺史稽勛，各有功績，著在簡端。獨臣父為蕭氏所陷，致使無辜。臣聞殺人之父，人亦殺其父。今臣既有不共之仇，又與冠裳之列，豈不上有忝於朝廷，下有忝於祖宗，中有負於所學？臣尚未娶，願陛下念臣，一雪此冤，臣不惟不願受官，亦願終身不娶。」上聞之惻然，令待御史往案其事。觀音保知生微時已欲復仇，今不可挽矣，蕭求於鐵木迭兒，不能救，父子逐相繼而死。

自是，金園，琴娘為眾所欺，家日凌替，田產屋宇，消沒殆盡，金園寄食於母家；琴娘遂為鐵木迭兒所得，甚愛之，時趙子昂以詩畫動。天下，鐵木迭兒每見子昂垂顧，必使琴娘捧硯，乞子昂之筆，子昂每呼為「玉硯兒」，鐵木迭兒因贈焉，且曰：「長使為君掌硯。」子昂笑曰：「君子不奪人之所好。」鐵木迭兒曰：「君之筆，予所好也。以予之所好易君之所好，何不可者？」子昂因畫五馬飲溪圖以謝之。又嘗呼琴娘為「五馬兒」，蓋以五馬圖所易也。

及祁生拜翰林修撰，為子昂同僚。子昂每勸生娶，生曰：「家貧無以為禮。」子昂甚憐這，歎曰：「天使孝子受此窮獨耶？」一日，子昂留生飲，半醉，與生聯句，呼曰：「五馬兒捧硯來。」生心在詩，不暇他目，惟執筆而已。

「香鬱金樽綠似油，幾番沉醉曲城頭（祁）。香雲有態時時變（趙），野水無情處處流（祁）。好醜原來都是夢（趙），窮通常事不須愁（祁）。英雄自古多磨滅（趙），且向花前一醉游（祁）。」

琴娘時以眼視生。生忽見琴娘，遺詩不語。子昂曰：「君尚有所思乎？」生曰：「無。」子昂強之。生曰：「心事不敢言。」子昂曰：「如不言，罰以大觥。」使琴娘舉觥於生前。生欲言不言，徘徊間，琴娘不覺淚下。子昂疑，強問所以。生不能隱，遂告以實。子昂歎曰：「為蕭氏婢，亦有救人之心，可謂賢矣。然君之故人，僕豈敢留？」即令肩輿送至生第。生感其恩，作詞以謝昂焉：

玉堂風伯，醉後風流佳句得。忽見嬌姿，淚眼淒涼捧玉卮。

可憐病客，錦帳鴛鴦猶未結。重感瑤琴，不贈豪家只贈貧。

（名《減字木蘭花》）

生見琴娘，問：「金園何在？」琴曰：「已還母家矣。」生歎息久之。

時蔡九五作亂，上命浙江樞密使張驢討之。鐵木迭兒惡生，累薦生為監軍使。生與張揮旌策馬，直抵賊壘，三戰三捷之，賊眾潰散。生因經略賊營，收其輜重及所擄婦女三千，各審其籍貫，放還。是夜，生喜功成，飲酒數斗，擊劍而歌曰：

「一擊劍兮定四方，星沉斗轉兮夜蒼蒼。辭翰墨兮陷鋒芒，功名奏凱兮殿天子之邦。安得美人兮共舉觴，見我一笑兮為我解征裳。」

歌罷，見二軍攘至帳前，相毆流血。生究其故，因放所擄婦女皆有所索，及一婦，自稱宦家，且身無所有，軍以勢迫之，出一玉扇墜，二軍爭取，是以相毆。生見扇墜，歎曰：「此徐氏故物，乃我所贈金園者，何以至此？」即令追其婦。婦至，即金園也。金園歸母家，因賊至出逃，途中為賊所獲。生納之。

明日，生以捷書上聞，捷書中有一聯云：

「臣等衣暫試於一戎，月連飛於三捷。鯨罪已戮，見東海之無波；氛氣盡消，仰太陽之普照。」

捷書至，上方侍太後，太後捧捷書讀，歎曰：「軍中有此筆，必出才子之手。」因問承旨趙子昂，子昂曰：「此修撰祁羽狄筆也。此人自幼未娶，學識高才，且為復仇，孝行可加。今為監軍使。」太後曰：「求忠臣於孝子之門。此人既孝，則事君必忠，一戰破賊，乃其小試耳。然而至今未娶，何也？」子昂曰：「家貧無以為禮，是以未娶。」太後與上歎曰：「使臣子貧而無妻，皆朕之罪。待班師，朕給以寶鈔，再賜宮人四員，事彼歸娶，以彰朕厚賞之恩。」遂即降旨班師。

生至京，得聞上意，密謀於宦官續元暉曰：「上欲賜臣宮女四人，臣，吳中人也，有新入宮者，亦吳人，廉氏名麗貞，乞查訪，得賜，當效犬馬。」暉曰：「鄙人有梅竹圖，得君佳句，即效力如命。」生即題曰：

漏泄春光有此花，凍雷驚動亦萌芽；

九天雨露冰姿瑩，咫尺雲霄鳳尾斜；

青鎖曉臨聞禁笛，紫宸朝罷玉衝牙；

高堂清逸懸圖處，不比尋常力士家。

元暉喜，即入宮。及出，見生曰：「宮人十餘，不能盡齒頰，將安得耶？」生不言久之。繼而喜曰：「我有玉如意，乃此人舊物，君持入宮，彼或見此，必自訴也。」元暉持而復入。過一側殿，果一宮人見而問曰：「此物何來？」暉曰：「此吾友所贈也。卿何相問？」宮人曰：「友為誰？」暉曰：「祁修撰也。」曰：「非羽狄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宮人問未完，即流淚。暉曰：「卿非廉氏麗貞否？」貞驚曰：「君何識妾名？」暉告其故，貞大喜，即與毓秀、曉雲共以金贈暉，皆求賜出，旁一宮人，亦關中女也，知貞等謀，亦願出金求賜，暉並許之，及生見上，上果賜焉。

生受賜，謝恩還第，惟以得貞為念，不意秀與雲皆與焉。相見，抱頭號哭，悲淚交集。貞、秀與雲收淚相拜謝。其一女尚掩面嗚咽，生怪而問這，乃陸嬌元也，自為舟人所逼，即欲赴水，舟人惡之，賣與一富家，富家有女該宮人，其母不忍，乃匿其女，而出元代焉。元自湖口別生，經歷萬苦，不意復得見生，是以慘甚。生再三撫慰，同載而還。

錦纜牽風，開檣漫水。白雲江上，咿咿一棹笙歌；碧樹灘邊，泐泐半帆山色。心懸離合，情集悲歡。生命鉤簾設宴，言笑怡然。酒半酣，生撫麗貞肩，歎曰：「我與卿不意今日有此會也。」貞曰：「吾入宮時留詩奉君，已有『無地通恩』之歎，今幸合為一家，昔日之盟庶不負矣。」生曰：「僕和卿韻亦有『偕老無緣竟絕恩』之句。今事出於無心，而夙願已從。則少年時遇玉仙子賜詩一律雲『相逢玉鏡台』，蓋與卿等會也；又云『天朝賜妙才』，蓋今日上之賜以卿也。其言驗矣，吾與卿等焚香拜空以謝之。」及眾拜起，見雙鶴繞舟，半響而去。生喜，即命酌酒，琴娘起舞，桂紅雅歌，毓秀點板，金園吹簫，曉雲撥箏，嬌元捧壺，麗貞執爵，共勸之曰：「今日之樂，亦非尋常，願君醅酌。」生曰：「誠奇會也，固當一醉。但無詩不可以記勝，予為首倡，卿等繼之。」

「把酒歡良會，猶疑夢寐中（生）。姻緣天已定（雲），離合散還同（貞）。歷難投金闕（元），留恩色劍峰（麗）。狂雷中露發（季），深院隔牆逢（紅）。梅老鶯初壯（貞），衾寒日已東（琴）。玉堂金掛綠（生），粉臉香題紅（貞）。痛母心（生）」

（秀），私恩拜九重（雲）。何方吳與越（琴），誰料始能終（元）。歌舞慚多辱（紅），興衰覺亂衷（園）。大家須一醉，何必訴窮通？」

生曰：「琴娘之『吳越』、金園之『興衰』，尚有恨耶？」琴、園謝以無心，各舉爵奉生。生飲之，不覺沉醉。乃即舟中設枕大被，眾女解衣擁生而寢。生眷戀之情，人各及焉。

明早，過陳夫人宅，生登涯訪之。陳甚喜，令孔姬出見，視生微笑，各理舊情。不意陳族中及外人皆知之，生乃避嫌還舟中。時差人饋答往為，凡三日，道姑宗淨等知之，恨生不至，且與陳因生結仇，絕不往來，難以就陳見生，惟與眾道姑恨恨而已。

時有道士劉志先，乃蔡九五黨也，有妖術，因蔡敗逃匿院中。宗淨素知劉有術，請計於劉。劉曰：「不難，夜即誅陳。」眾不之信。是夜，祁生以絞綃帕寄詩於陳，陳方坐燈下讀詩，因呼孔姬，語曰：「祁君以此見寄，請亦切矣，奈不可近何！」

數載相思窈窕娘，臨風幾欲斷愁腸。

而今久泊孤舟待，咫尺無緣到枕旁。

孔姬未及答，忽戶外有兵戈聲。方欲趨避，忽然見一人長丈餘，手持雙斧，身披甲冑，髮赤面青，形狀甚怪，向前喝曰：「誰為陳也？」陳疑其盜，跪而告曰：「妾，陳氏也，將軍用寶，任將軍取之。」其人曰：「奉劉元帥令，取汝首級，焉用寶為。」言罷，斬陳首懸腰馳去。

孔姬合家驚倒仆地，不知所以。至晚乃蘇，率婢輩同奔生舟，告以故，以遂匿焉。即令人訪陳氏事。首級血流一路，直至院中。生知陳與院中不和，必為道姑所謀，托官府追究。各道姑懼禍，皆指劉。劉知不可脫，遂擁眾作亂，殺傷官兵，不可勝計。

官府以變聞。上遣樞密使院判官章台督兵捕之。章即生之同科友也，將與劉戰，請計於生。生曰：「此人久處道院中，道姑必知其術，可先擒之。」章台令甲士擒宗淨等數十餘人。章究其術，眾云：「不知。」及加以酷刑，惟叩頭流血，毫無所言。生往救之，宗淨等已付軍法，惟涵師與錫未受刃，急令止之。生曰：「願代君討賊，以贖二人之命。」章曰：「君能破賊，何惜二奴。」即令涵師與錫還俗歸生。

生從容問錫曰：「此賊在院所為何事？」錫曰：「無他事，惟剪紙作戲具耳。」生曰：「戲具何狀？」曰：「其狀如甲冑之士。」孔姬在旁應曰：「殺陳者，即甲冑士也。」生即入軍中，令曰：「人各持狗血一升，賊至，先以血衝之。」生乃自束戎裝，以仙女所贈玉簪插於冠頂，且祝曰：「玉香仙子曾云簪能解厄，今與賊戰，宜衛我矣。」祝罷，即搗賊營，賊望生頂紅光貫天，威風刮地，不覺失聲而潰。生令軍中二中以狗血，賊皆仆地。生就視之，皆紙人也。生命以火焚之，劉志先乃伏誅。殘黨七十餘人，前舟人謀生者亦在內，生並斬之，遂與章別，發舟南還。章台崇酒於樽，作詞以送之：

「千里故人，一樽席上，笑口同開。念五六年前，三千士內，隨君驥尾，得占名魁。君受皇恩，妙齡歸娶，一棹笙歌碧水隈。青霄立，見中天奎壁，光動三台。-----如君海內奇才，七步風流氣似雷。況韜略兼全，兩番滅賊，他年麟閣，預卜仙階。沙燕留人，潭花送客，把手高歌一快哉。蒼生望，願早攜鴛侶，共駕回來。」

時生歸娶，妾媵女十餘人矣。及道芳入門，恭敬自持，麗貞等甚畏之，而奴輩不敢亂步。此亦大家之風範，才子之家箴也。生憶溜兒在獄，令人齎書至嬌元母家，其父即以書告官，言「女在，與溜兒無干。」溜兒歸，生以琴娘配之。

生娶畢還京，恨鐵木迭兒之肆惡，糾同內外監察御史四十餘人，劾其「逞私蠹國、難居師保之任」。上不聽。鐵木迭兒遂謀陷生，因出生為邊方經略使。生即戎服跨馬，以肅清邊為己任。臨行，吟詩以自誓云：

三尺龍泉吐赤光，英雄千載要流芳。

長驅直搗單于窟，烈烈轟轟做一場。

生到任點軍，殘缺死者甚眾。生查其妻小遺孤，編為一冊。冊內有一人與生同里閭者，觀其名，即陸用也。用以狡詐主母至死，遂問軍。生以軍令取用，時用以陣亡，其妻山茶入見。生問曰：「汝夫既死，隻身何托？」山茶叩首告曰：「幸吳妙娘夫亦以販賣官鹽，問軍到此，今其夫亦戰死矣，而妙娘尚有私蓄，是以相依在此，苟全性命。」生曰：「妙娘湖上之恩，乃我再生之主也。」即令人見。時分雖尊卑，而情同離合，會晤之頃，不覺淚下。生問妙娘：「歸否？」妙娘泣曰：「恨無路耳。」生乃匿以為妾；山茶則以秀郎配之，將名概除之，以絕查究。妙娘曰：「妾少為情客妻，壯為軍人婦，年逾三十流落於此，幸君帶歸，不死足矣，敢替妾枕耶？」生曰：「吾為重臣，美妾如簾，非愛卿色也。第卿乃始交之人，又有湖上之惠，豈為薄倖郎，身貴便忘賤耶？」是夜，挽妙娘同寢，喜甚，作《重疊金》詞：

少年一枕吳歌夢，春光怕泄驚相送。許久憶芳容，相逢湖水中。贈金知惠重，銘刻心嘗頌。今日是天緣，難將賤言。」

生既得妙娘，即起馬巡邊，梯山航水，自北而南，名震蠻夷，威如雷電。一日，過廉、竹所流之地。廉夫人岑氏、竹夫人松娘已疾故矣，所存者，玉勝、驗紅及各婢耳。見生至，皆放聲號哭，生亦惻然。玉勝揮淚問曰：「聞二妹、曉雲皆得侍左右，妾等不知生死，君寧忍耶？」生曰：「卿等暫止此。待還朝，當為卿復仇。卿等與貞、秀會有期矣。」勝等拜謝，祝曰：「此地非人所居，況無男子相衛，早一日歸，乃一日之惠也。」

生自是邊功名重天下。上頗知賢異，擢生為招文館大學士兼平章軍國中書左丞相。後以英宗被弑，迎立晉王功，進開府儀同三司、上柱國、太師。鐵木迭兒為太子太師，生乃劾其「誣殺忠良，奸貪不道，至陷廉、竹家小。」自是，玉勝、驗紅並兩家婢妾，皆從生矣。鐵木迭兒恨生，使其歡為御史者，亦劾生「享大爵而以事夷君為恥，詐巡邊而以故軍婦為妾」，蓋指吳妙娘也。上不聽。生喜，歸語道芳。道芳曰：「功名富貴，皆有定數，人亦何為！」時麗貞侍側，從容進曰：「妾聞勇略震主者身危，功蓋天下者不賞，君之謂也。君見敬器乎？滿則覆。今君滿矣，願急流勇退，保攝天和，行歌花鳥，坐擁琴棋，不亦樂乎？」生聞之，豁然大悟，乃抱麗貞置之膝，兩臉相親，豁然歎曰：「久沉宦海，得卿提醒。大丈夫棄功名如敝屣，視富貴如浮雲，安用擔驚受恐、拖朱紫為傀儡態耶？」懇乞天恩，為求致仕，賦詩《浩然》而歸：

浩然長笑一臨風，解帶於今脫鳥籠。

此去溪山訪明月，不來朝陸拜重瞳。

詩書事業原無底，將相功勞總是空。

塵外逍遙真樂地，早攜仙侶醉花叢。

生歸，又娶美姬二人，曰碧梧、曰翠竹，及麗貞、玉勝、曉雲等共十二人，號曰「香台十二釵」。婢輩山茶、桂紅等及新進者僅

百餘人，號曰：「錦繡百花屏」，環之聲，聞於市井，麝蘭之氣，達於街衢。生每夜暮，皓齒輕歌，細腰雙舞，笙歌雜作，珍饈若山，紅粉朱顏，環侍左右，雖南面之樂，不過是也。宅後設一圃，大可二百畝，疊石為山，器籬為逕，峻亭廣屋，飛閣相連，異木奇花，顏色相照，四景長春，萬態畢集。生得游，必命侍妾捧筆硯，每至一處，必加題詠。然亦不能悉記，而吳中傳聞者，止二三詞而已。

《題繡谷堂》---（詞名《臨江仙》）

「簾捲華常名繡谷，高山翠列如屏。四圍風送 環聲。奇花千萬種，松林兩三層。----山外有山山外水，水邊山頂皆亭。綠陰斜徑小橋橫。眼前堆錦繡，何處問蓬瀛？」

《題筠溪軒》---（詞名《浣溪沙》）

香銷籬黃金地棠，風生水榭竹陰涼。小窗飛影印池塘。
浪潑春雷魚欲化，竹圍山逕鳳來翔。署天水簾即瀟湘。

《題曲水流觴》---（詞名《天仙子》）

「春曉曉轆飛勝概，曲曲清流塵不礙。玉龍昨夜臥松陰，雲自蓋，山自載，偃仰屈伸常自在。----浮觴要把蘭亭賽，別是人間閒世界。恍如仙女渡銀河，溪雖隘，行偏快，只用光生長坐待。」

園內鑿池，近百餘畝，內設六島，每島皆有樓、台、亭、榭，其制各異，石橋相連，下可舟楫，謂之「西池六院」一院則使二妾居之，二妾則以六婢事之。每院笙歌，晝夜不絕。

一夕月夜，生與道芳駕小舟遍遊池島，命各院八窗洞開，垂簾明燭，簫鼓低奏。清風徐來，水月相蕩，時執棹者吳妙娘也，生命為吳歌，隨波宛轉，聲若洞簫。各院皆以清笛應之，儼如鶴唳松梢，不覺塵骨皆爽。生樂甚，命酌酒，與道芳對飲。因舉手托道芳腮，戲曰：「今夜夫人興動矣。」道芳正色應曰：「夫妻相敬如賓，何戲狎如此！」生曰：「夫人乃鐵石人耶？」舟過一院，匾曰：「碧香瓊館」，貞與雲所居也。生因以手招貞，貞與雲登舟。生曰：「才得罪夫人，二卿為我謝之。」貞舉爵勸道芳，芳卻之。貞跪下，芳急扶起，曰：「貞姐自重，即當強飲。」繼而，曉雲亦舉酒跪奉。芳亦扶起。謝曰：「量不能矣。」生笑曰：「量頗容人，乃不能容酒耶？」芳又強飲之。西南一院隔欄遙呼曰：「妾未嘗見夫人飲，願下執壺。」生視之，乃玉勝、金園也。令取小舟渡至。亦各捧酒奉道芳，芳力辭。玉勝、金園勸曰：「妾等樛材，恩承 木，久涵飲德之恩，恨無涓滴之報。今借花獻佛，望夫人少飲。」生亦勸曰：「來意至誠，亦當少盡。」道芳乃啜其半。復強飲之，不覺香肌醉軟，睡態漸增。生命臥榻設重茵繡枕，扶道芳寢。乃與麗貞推篷坐月中，飛觴浪飲，縱棹遍遊各院，笙歌愈覺嘹亮。生曰：「與卿等聯句可乎？」眾曰：「可。」

「筵開畫舫夜初長（生），絕勝當年醉白堂（園）。水底明河斜轉影（勝），雲連新月細生光（貞）。詩盟不就君須罰（雲），.....」

生抱雲戲曰：「卿今夜欲罰我乎？尚記得牀後小軒不能禁否？」雲笑曰：「此為驗紅所誘耳。」生以手插入雲懷，摩弄其乳，春興勃然，欲狎雲於坐中。雲曰：「夫人在坐，願公少待。」生曰：「汝畏夫人乎？我當先狎夫人。」乃舍雲而就榻，將欲解道芳衣；生醉後性急，忽動道芳佩玉一聲，道芳驚醒。生抱而戲曰：「如此良夜，適興何妨。」道芳起坐，曰：「侍妾滿前，明月照目，不意海內名公、朝廷重宰，乃兒戲一至此耶？」生不答，惟求相合。道芳怒起，拂衣登岸。貞等勸生曰：「夫人性重，欲與聚首，在妾院中可也。」生曰：「然。」率貞等邀道芳同宿，使眾妾即環侍左右。明日生酒醒，但見玉人如砌，香霧衝簾，生心蕩然，恣意縱欲。芳諫曰：「公非少年矣，願當自惜。」生笑曰：「老當益壯，何惜之有？」

自是，淫樂無所不至，或吟詠，或局戲，有清談，皆與眾妾在焉。一日，月上忘歸，嘗有詩云：

共榻清談花霧濃，並頭聯句月明中。

起來一笑同攜手，繡谷堂深燭已紅。

或宿一院，則各院送茶，婢輩皆待生睡，方敢散歸。或生少出，則各院或明燭待之，香薰翠被，任生擇寢。或生浴，則眾妾環侍如肉屏。或天寒，必三妾共幔。生之家事，各有所司，生不自與，惟吟風弄月、逍遙池島而已。

一夕中秋，月明如晝，生方與眾妾泛舟，忽見西南祥雲聚起，鸞鶴旋飛，空中隱隱如有鼓吹。頃間，紅光照水，香氣逼人。生與芳等視之，見一女子立涯上，呼曰：「祁君，妾復來矣。」生停舟相接，乃玉香仙子也。玉香自袖中出丹一帖授生，且曰：「令家人一服之，皆可仙矣。況道芳乃織女星，貞乃王母次女也，餘皆蓬島仙姬，不必盡述。今欲緣已盡，皆當隨公上升。」言畢而去。

生自是飄逸有登天之志，絕欲服氣，還精固神，舉足能行空，出言可以驗禍福。人皆異之。後攜芳，貞等人終南山學道，遂不知所終云。

古杭紅梅記

唐貞觀時，諫議大夫王瑞，字乾玉，乃骨鯁臣也，出為唐貞觀之任。有二子，長名鵬，次名鶚，皆隨焉。

鶚頗有素志，處州治中，紅梅閣下置學館讀書。閣前有紅梅株，香色殊異，結果實如彈，味佳美，真奇果也。郡守見而愛之結實時，守登成以數標記，防竊食者，留以供燕賞，饋送，筵之賓客是以紅梅畔門鎖不開，若遇燕賞，方得開門。

忽一朝，閣上有人倚欄，笑聲喧嘩。門吏回報，恐是宅眷又不聞聲音，遂立閣前看視，則封鎖不開。驚詫而回，急報之鎖看之，杳然無人。只見壁上有詩一首，墨跡未乾，詩曰：

南枝向暖北枝寒，一種春風有兩般。

憑倚高樓莫相顧，一家留取倚欄杆。

郡守見之，嗟歎良久，乃曰：「其詩清婉，無凡俗氣，此必神仙所題以青紗籠罩之。或遇宴賞，郡中士夫爭先快睹，皆稱盛事，因看之甚嚴。

忽一日設宴，王鶚與先生李浩然登閣。是時紅梅未有消息乃憑欄曰：「顧盼上詩，意清絕，是誰為之？然未有佳效。」浩然曰：「何也。」鄂曰：「我觀其首句『南枝向暖北枝寒』，今小春十月，安得南枝向暖狀貌也？」遂以手指紅梅而言之曰：「何不便開花，以實前詩。處，紅梅遂開，清氣襲人，瑩白奪目，頓覺身在仙境也。鶚驚而歎曰：「非為怪異，乃百花之魁也。」以詩贈鶚。

南北枝頭雪正凝，因君一指便霞蒸。

從知造化未遍爾，明歲巍科必首登。

王鶚告先生曰：「蒙賜佳章，斯望不淺，未敢續貂，伏惟請益云爾：「移植揚州久秘神，孤根一指便回春。姑仙應解尋芳意，先發南枝贈故人。」

浩然歎曰：「覽此詩，前程未可量也。」久之，同下樓，秉燭，各回書院。

夜到半，鶚獨坐於書帷之中，焚香誦讀。鶚性孤潔，只留一小童相隨，不覺城樓更鼓已三鼓矣，將解衣就寢，忽聞有人聲，鶚曰：「是誰？」乃是一女子之聲，應曰：「妾乃門者之女，燈下刺繡鴛鴦宿蓮池，蓮池繡未完，鴛鴦繡未了，適值雨驟風顛，銀鉦工吹滅，輒至書帷，告乞燈火，念奴至此已立多時，見君氣吐虹霓，胸蟠星斗，書聲越三唱之絲桐，咳唾傾囊中之珠玉，治唐虞而駕秦漢，師孔孟而友曾顏，奴亦樂道喜聞，不敢間斷君之書思也。候君就寢，乃敢叩窗，輒欲借燈，不阻乃幸。」王鶚聞其吐詞美麗清雅，頗有文士之風，疑非門者之女也。女子曰：「奴生長於斯，況前守於此置有學館，奴供洒掃，接見賢豪，剽竊詞章，暗閱經史，日就月將，亦心通焉。食麝柏而香之美也，無足怪焉。」王鶚曰：「才學如此，想必能詩。」女子曰：「略曉平仄。」鶚曰：「請燈為題。」乃呈一詩云：

無情風雨撲銀鉦工，乞火端來叩玉窗。

恨隔疏櫺一片紙，卻將鸞鳳不成雙。

詩畢，女子復吟一絕，以答王鶚云：

聞君未覲意何濃，才子佳人不易逢。

只為乞燈當午夜，便勞宋玉詠高峰。

王鶚聞之，神思淫蕩。見女子有憐才之心，而鶚有願得之意。但恨窗前阻隔，莫盡衷腸，遂作一詩以見其意云：

驚聞詩句最鍾情，便欲尋芳與結盟。

可奈書窗燈影隔，惜花空自夢瑤英。

女子曰：「君既有惜花芳心，何為教人獨立於窗外乎？」乃吟一詩云：

獨立更深體覺寒，隔窗詩和見尤難。

合歡既肯將花惜，對面何如冷眼看？

王鶚高舉手，持燈於窗隙之間照之。見女玉容媚雪，花貌生春，衣雲袖飄飄，頂霞冠而燦燦，神仙之豔質，絕代之佳人也。王鶚曰：「人耶？鬼耶？故來相戲爾。吾乃朝臣子弟，廊廟才人，恪守不談鄙陋之言，佩服不私暗室之語。一失土行，萬瓦俱裂，名教之罪人也。適來賦詩這根源，非汝借燈，特是戲謔之言，原非本情。我心如石，不可轉也，淫戲非所願聞，汝宜速回，無貽後悔。」女子答曰：「奴亦非人非鬼，乃上界謫降仙子也，適為蓬萊上客，驂鸞輿而游三島，駕鶴馭以訪十州，經過蜀郡，乃於雲際聞君弦誦，特佇以聽；隔窗外而見郎神氣清爽，玉樹瓊枝，骨格孤高，原非塵埃中人。妾為宿緣仙契，固非偶然，願奉箕帚之下塵，以和鸞鳳之仙侶，爾亦如弄玉之於簫史，瓊姬之於子高，上元夫人之慕封秀士也。妾言已出，君且勿疑。」王鶚曰：「此非仙侶之言也。我聞神仙居溟漠之洞，處無虛之鄉，登太極之門，住蓬萊之島，同天地之壽，餐日月之光，世界破壞，此身不毀。吾今見汝以絲帛之服飾身，以淫亂之言惑人，色念不消，花心猶在，何得為神仙乎？」女子答曰：「君言非道理之言也。妾聞天地之大，豈偶然哉！日月交光，陰陽相游，上至天仙眷屬，不異人寰，下至草木昆蟲，豈無配偶？」嬰兒少女，存大道之玄機；乾覆坤載，作萬物之父母。而以獨陽不成，孤陰不生。郎是儒生，窮理多聞，廉恥四維，固不可不張，大道玄門，亦不可不度。妾雖仙侶，降謫凡世，與君夙契姻緣，今當際遇，布露再識，無用多疑，永夜良宵，敢告子識。」鶚曰：「既是流品與鶚有緣，奈嚴君在堂，家法整肅，何況為人之子不告而娶非禮歟？」女曰：「禮固然也，男女之情，雖父母亦有不可間斷。郎與先生李浩然閣上之詩，則妾所願也。君指『首句誰為之，無有佳效，』妾領君言，故發南枝，滿春色於花間，寄芳心於言外。君寓意作詩以挑之曰『姑仙應解尋芳意，先發南枝贈故人』，妾本仙質上品，南宮仙屬，我見君詩，已見先有情矣。是時妾在閣上，為先生李浩然在傍，不敢求見。今夕私逼，豈偶然哉？君如肯點頭領妾之意，妾意降志以侍君子，妾有大藥，可駐君顏；妾有大道，可贈君壽。同日與君入蓬萊，居長生館，坐龍車而游三島，駕鶴馭以訪十州，食王母千歲之桃，飲麻姑瓊液之酒，享物外逍遙之樂，結天下無盡之緣。過隙白駒，乃人間之光景；黃梁槐國，實昨夜之悲歡。生死輪回，立而可得。利祿如蠅頭蝸角，郎且勿貪；山家有鳳舞龍吟，君宜靜聽。比時取捨，可自裁之。」鶚曰：「天道甚遠，吾不能知。今日相逢，誓不及亂。鶚有素志，平生不敢犯慎獨之戒，且好德不好色也。」遂滅燈擁衾而坐。仙子推門，不得入，乃扣窗再囑曰：「君已無情見拒，奴亦暫且告別，他日再來。」抱恨而去。鶚通宵不寐，書窗漸明，方下榻而觀。案下有詩一絕云：

盡道多情反薄情，南枝空自歎芳英。

蕭生若有神仙骨，好共乘鸞駕玉京。

鶚只疑是妖魅，恐為所惑，不足介意。

次夜，又聞東閣有人歌紅梅曲者徐徐而來。細聽其聲，乃昨夜女子之聲。鶚遂滅燈就寢。其曲乃《減字木蘭花》也：

清香露吐，玉骨冰肌天賦。素質玲瓏，微抹胭脂一點紅。

迥然幽獨，不比人間凡草木。移種蓬山，解使傍人取次看。

曲罷，繼詩一絕云

一箇人間已有年，暫拋仙侶結塵緣。

多情卻被無情惱，回首瀛洲意惘然。

詩罷，復來扣窗。王鶚不應。女子曰：「人非草木，特甚無情，一失機心，終身之恨。」徘徊窗下，往來歎嗟。又曰：「郎心匪石不移，妾意繁花撩亂，君非美玉之品，亦非封侯之徒。」怒罵而去。不覺雞聲報曉，樓閣初殘，則聽窗聲，杳然無跡。

鶚乃整衣下榻，又見案上一幅花箋，觀其字如鳳舞龍蟠，翰墨瀟灑。其詩曰：

誰道仙姬不嫁人，請看弄玉與雲英。

料君未有封侯骨，敢問君王乞與卿。

鶚見詩意調昔雲英弄玉之事，又聞昨夜怒罵云「君非封侯之徒，」而欲求神仙配偶之意。「情思相感，昔已有人，今何不然？」乃思劉晨阮肇天台之游，慕陽台宋玉之事，獨行獨坐，如醉如癡。窗前絕弦誦之聲，梅下注相思之淚。焚香靜坐，遐想緬懷，欲一再睹仙子，不可得也。乃吟一絕以惆悵云：

當年錯拒意中人，此日相思枉效顰。
咫尺桃源迷去路，落花流水漫尋春。
又於紅梅閣下題一絕云：

南枝曾為我先開，一別音容回不來。
盡日相思魂夢斷，兩雲朝暮繞陽台。

又於閣上眺望，徒倚欄杆以吟風，笑詠桃花而臥月。

自此寢食日廢，念茲在茲，而先生李浩然知其王鶚染紅妖魅也，多方勸諭，勉之以詩云：

書中有女玉顏新，感事尋梅太損神。
恐有花妖偏媚眼，好呈彩服慰雙親。

王鶚終不聽，自此嗟歎悲泣，略無情緒。時繞梅邊，如有所待，或見怪異，致被父母懷疑於心，恐有他事，遂移王鶚寢於中堂，千金求醫，多方療治。旬餘稍妥，飲食漸進，舉止如常。

忽一日，鶚又獨步紅梅閣下，惆悵不已。特見梅花自開，芳枝鬥豔，寒蟬噪於疏影，清風襲入暗香。忽憶壁上之詩，依前誦「南枝曾為我先開」之句，今物在人非，不覺淚下，遂望南枝別作一絕云：

風流業債告人難，女貌郎才好合歡。
今日花開人不見，幾迴腸斷淚闌干。

詩畢，又作《減字木蘭花》詞一闕云：

「素英初吐，無限游蜂來不去。別有春風，敢對群花間淺紅。憑誰遣興，寫句花箋全無定。白玉搔頭，淡碧霓裳人倚樓。」

作罷，見樹上有一幅花箋，遂用梅枝挑下。乃一詩云：

知君情夢慕淫芳，我亦思君懶下牀。
只恐臨軒人不顧，令人道是野鴛鴦。

王鶚看罷，詩意調定今宵歡會，乃下閣復歸書院，喜不自勝，預設綺席，薰降真香，排列以候仙子之至。

遇夜，果來，鶚喜蕭敬迎之書帷中，敘間闊之情，分賓而坐。仙子笑謂鶚曰：「前日相拒，非君無情，今日相會，莫非良緣？」王鶚答曰：「恨無仙骨，多有夙愆，初時拂逆仙顏，深為冒犯。自愧沉淪業海，以致仙鳳迴隔，恐萬劫難逢。豈期再睹玉顏，從此再無相負。」仙子曰：「妾初瞻仰之時，知君素有仙方，偶會期願可諧，盡在天上人間。惟君神契，妾意是思。今睹憶念，果金石不移。味其詩詞，又心口相應。與子偕老，地久天長。」鶚再拜賦詩云：

敢將風質伴仙儔，同坐雲車玩十洲。
今日幸諧鸞鳳侶，桑田變海此生休。

仙子曰：「初見君顏，緣尚未偶，今日知君情意堅，確信是天緣，非人所能合也，妾最固辭哉！妾有仙家酒肴，長春美醞，千歲松醪，瑤池蟠桃，天苑仙果，玉麟白兔之脯，龍肝鳳髓之饈，願奉君前，惟情所願。」但將碧玉簪敲身上所繫佩玉數聲，俄有青衣二童子各持金卮玉、嘉肴美饈，羅列於前。果非人世間所有之物，自是仙家異色品味也。鶚因問曰：「仙子名籍，屬何洞天？」仙子曰：「妾乃是南宮品仙也。每至三元日，降下凡間，隨意遊賞。見郎君精神爽異，才思孤高，契妾夙心，願諧仙侶。正謂在天願為比翼鳥，入地共成連理枝，每攜手以同行，長並肩而私語，天地有盡，此誓無窮。」遂解衣就寢。仙凡胥慶，始覺人間玉繩迴轉，銀漏急催，卻早城烏啼曉，扶桑雞唱，歡情未厭，離思復牽矣。

仙子晨興，急整霞帔，忙穿繡履，乃別鶚曰：「妾獲倚書幃之諧，素望後期未卜。」離情纏綿，不忍別去。許以七夕復會，遂以分袂，命駕雲車。行間，又謂鶚曰：「君欲知妾之名姓否？妾乃張氏，小字笑桃，籍在瓊樓，別有名號。君宜記之。」言訖出戶，望東北角騰空而去。

後至七夕之夜，王鶚瞻候，仙子果至。鶚笑而迎之。遂攜手而書幃，再敘舊歡。仙子言曰：「妾暫賦《式微》之章，君忽戀人間之喜，故來見辭。」鶚曰：「何棄我速乎？」仙子曰：「奴赴此期，恐負私約耳。若失大信，將何面目以見我仙侶乎？雖是暫別，何用增悲，既謝留別，難為割捨。妾欲與君同赴華胥之約，可乎？」鶚曰：「凡愚下質，夢不到於仙宮，既許同游，願尾車塵之後。」

仙了遂以手攜王鶚之手，同行碧落之中。鶚神思恍惚，見侍從數人，體貌妍麗。忽見二隻白鶴從空而來，請仙子、王鶚乘之，向空而去。

至雲端，見瓊樓鶴繞，碧殿鸞翔，奇花開春，鳴禽和日，真仙之境也。俄有一青衣玉女來，迎入仙府。有命：「置宴於碧霞殿。茲者承勞仙眷遠來，筵中以添座位，用敢奉邀，幸望惠然。」鶚曰：「主人情重。」遂同往至碧霞殿。主席者，乃房杰仙子也，不施鉛粉，自有仙姿。主席者先為筆桃敘間闊之情，次及鶚。鶚曰：「鶚乃詩書寒儒，簪纓孺子，不期庸質，誤入洞天。既獲瞻承，曷勝榮幸！」主席者答曰：「妾姓房名杰，今日之會，喜遇佳賓，愧無倒履之迎，幸有投轄之飲。」又令左右青衣往玉英館請諸仙主座。須臾，仙女十數輩皆來，披霞佩露，絕質奇容，前揖主席，次與笑桃敘久別之懷。乃與王鶚相揖，排列而坐，開樽酬酢，酒已三行，主席者曰：「我輩前列仙品，各有仙局所拘，每以邂逅為期，豈料有此佳會。乃蒙君子不鄙而訪臨，決匪人為，實惟天幸。然所居之館名崇英，又有玉英之館，以眾仙女所居。各座仙女，名曰柳梅卿、宋梅莊、王蘭素、韓婉清、李渭瓊、凡梅英等。今日筵中之酒，其品有三：一曰透天醞，可駐人顏；二曰碧玉漿，令人智慧；三曰白梅香，令人增壽。今酒已三行，吾輩各舉前日閣上所題之詩，曰：『南枝向暖北枝寒，一種春風有兩般。憑枝高樓莫吹笛，大家留取倚欄杆。』」房杰曰：「果是出塵之句，實符今日之仙會也。杰最續貂。」乃和其韻：

朔風晴雨對嚴寒，南北枝頭總一般。
向暖讓人先去折，耐寒有令不須乾。

合座稱賞，曰：「杰舊日佳章，予不敢及。今日之詩，幸逢敵手，願和以示鶚。」云：

冰肌玉骨不知寒，酌酒探花態萬般。

吹徹風簫還起舞，參橫月落滿欄杆。

眾仙稱賀，才調清雅，一座盡吹，鶚已中酒，群仙姊妹俱起舞於前，慇懃相勸，鶚又強飲，乃至大醉，群仙曰：「華胥僻陋，謝君訪臨，此會千載一遇，願得佳章，用光此席。」鶚曰：「僕雖不才，唯命是從。」乃作詩一絕云：

喜隨鸞鶴會群仙，濟濟仙才盡出倫。

相慶佳期觴詠處，不知誰是惜花人？

仙女看詩，相顧而笑曰：「謝君佳作，甚有餘味。」酒已罷，乃隨眾仙登閣玩賞，見紅梅甚發，大勝於前。眾仙覓詩，鶚又賦云：

誤入華胥喜結盟，倚欄還欲賞梅英。

題詩聊索仙成美，誰道無情卻有情。

眾仙見詩，皆含笑相謝。惟笑桃改容，謂鶚曰：「何酒後把心不定，亂發狂言？」遂投筆硯於前。鶚曰：「詩本性情，誠酒後狂妄也。」諸仙勸笑桃，令鶚再作，以解其慍。鶚遂奉命，仍以紅梅為詠，寓前日持贈故人之意云：

玉骨冰肌別樣春，淡妝濃抹總宜真。

個中誰辯通仙句，折取南枝贈故人。

笑桃見詩，且喜且怒，顰眉蹙面，謂鶚曰：「君詞清絕，始見郎君，奈何末句折我南枝，似乎詩識，恐妾與君佳會不久！」鶚云：「仙緣奇遇，正望情如膠漆，生則與子同處，死則與子同穴，何怒如此，欲遂生離？」笑桃曰：「郎是梅樹，妾猶花也，折以贈人，可乎？」次又謂鶚曰「生死在離合，自有定數，亦非人所能為。果應折取南枝，使妾之心進無所望，退無所守，雖欲再與君遇，不可得矣！」遂放聲大哭。玉顏聲嬌，坐客聞之，莫不流涕。鶚曰：「醉後詩詞，有何足憑？仙子之言，果為詩識，豈折南枝繫仙子身命之所在耶？」鶚乃再賦一詩，以解其怒云：

春風勾引上瑤池，共賞瓊芳醉玉卮。

寄與花神須愛護，冰壺留浸向南枝。

群仙怒曰：「碧霞之殿，華胥之仙館也。南宮之仙，我之姊妹也。為君有仙骨，故以身相托，游君以華胥，飲君以瓊液。蓬苑之仙，可為輕易折以與人？狂生之喜，酒之過量也。」遂令眾仙推鶚。鶚乃驚醒，身已在紅梅閣下矣。

時畫角催曉，玉龍東駕，天外清風徐引，梅邊香風襲人。鶚心緒恍惚不堪，起造紅梅閣上，即見仙宮所賦之詩，皆題壁上，墨跡未乾復望閣下，紅梅花開滿枝，唇輕點絳，面瑩凝酥；稍南一枝，獨出群花之外。鶚曰：「夜來所言折取南枝，此身墜於閣下，情人何在，不得同歸！」遂大怒，欲折之。其枝稍高，手不能及，便閣下呼一使，令折取春花忽墮數片於閣前，次第相成一韻：

昨夜蓬山共賞春，惜香憐玉最相親。

東風好與花為主，可折南枝贈故人？

王鶚看詩未畢，其使將南枝折下矣。

鶚將花枝持歸書院，以瓶貯之，痛惜流涕。是夜，聞人扣窗，鶚因是笑桃之來也，乃出迎之。見笑桃顰眉皺黛，粉褪紅銷，舉止無聊，所言失序。鶚驚謂曰：「仙子何為苦惱狼藉如此耶？」笑桃曰：「為君壞找南枝，今妾何計歸故園邪？侍女分離，妾欲以侍情郎，郎有堂君在上，必不相容，進退無路，去止兩難。」王鶚曰：「既無歸路，正契僕情，幸諧同衾共枕之樂，安得有再來忽去之理？」笑桃曰：「兩人同心，誓不更改，豈不知桑中之奔為女字之恥，不告而娶為男子之非乎？」鶚曰：「父母雖嚴，心常愛我，以我懇告，必相憐憫。倘得允從，與子偕老，實所願也。」仙子曰：「若諧素願，與子相偶，不惟大有益於君，令君取富貴如反掌耳。」鶚曰：「願得成雙，何言富貴乎！」

鶚遂入閣拜夫人。夫人曰：「何謂也？」鶚曰：「見有犯理之事，冒罪懇前，數日前遇仙女，已許鶚為配偶，其緣已借，既無損於身，且在益於兒，為天上之仙儔，非圖人間之富貴。伏願容許，以伴讀書，而亦可進取，誓不別娶。」夫人驚曰：「兒想被妖精之所惑，故來發此狂言，果是神仙，豈染此凡俗？汝且遠之，勿以介意。久則奪爾神氣，壞爾形質，死在須臾，墮入鬼錄。父母養爾成氣，襲箕帚之業，惟不知汝心保為如此也！」

夫人告於諫議，諫議曰：「我有法術，能制妖祟；從鶚之言，請試之。乃備大禮以迎新婦，大會賓客，先求有道仙官書靈符，候新婦至，降真香，沉香而焚之。果是神仙，何得畏懼？若是妖邪，豈敢進言！」

遂擇日與鶚納婦，書請群僚，云：「新婦幼小，養在宅中，今日長成，宜其家室，故請同僚同光此席。」眾僚各備禮相送，諫議辭不受賀。乃集眾官寮屬，酒已三行，及燒斬邪符，焚降真沉香，令新婦出。笑桃同鶚拜於筵間，亦無所懼。新婦乃頂玲瓏鳳冠，攝玎 玉佩，長衫大袖，淡飾雅妝，繡履踏月，紈扇掩面，侍女扶持，相參禮拜，從容中度，殊無失節。合屬官僚皆稱賀。眾議曰：「新婦新郎，真神仙中人也。」須臾，左右侍從捧玳瑁盤，進百花鮫綉兩端，上奉翁姑；遺梅腦一盒，以奉眾上，香味襲人，非凡間之物。郡中士夫百姓，皆歡欣鼓舞。宴罷賓客，諫議謂夫人曰：「我家三世奉善，誓不殺生，征事平正，傳家清白，以慈祥接下，天遣仙女以配吾兒，果無疑矣。」自是養親以孝，勉夫以學，出言有文，治家有則。

當年朝廷選士，鶚以進身為重，晝夜攻書，忘餐廢寢。笑桃謂鶚曰：「何苦如此？」鶚曰：「進取之法，以苦為先。正揚名以顯父母之時，苟不勞心，實為虛度此生矣。」笑桃曰：「我為君先擬題目，令君是預備應試，可乎？」王鶚曰：「試官不識何人，子卻先知題目，亦不妄邪？」笑桃遂懷中取出三場題目示鶚。鶚曰：「子戲我乎？」笑桃曰：「君勿見疑。」鶚遂日夜於窗下按題研窮主意，操筆品題。數日間，思索近就。笑桃謂曰：「君文雖佳美，願為君賦之。」略不停思，一筆而就。引古援今，立意造辭，皆出人意表。鶚驚異之，歎曰：「真奇絕塵世！」遂熟記焉。試期之日，鶚別父母及笑桃而行，笑桃謂之曰：「前程在邇，切勿猖狂。」

鶚到東京，領試題，皆笑桃所擬者。就便上卷，並無塗抹改易。主考咸稱「文章老健，必有神助之者。」稱為奇才，大魁天下。鶚既得意，泥金之報，殆無虛日。忽御筆詔授眉州簽判。鶚歸辭父母親戚，攜笑桃之任。前眉州太守已替，新太守未來，遂權郡印。

忽一日，有守門吏報云：「有一秀才，姓巴名潛，言與權郡有親，故來相訪。」遂至廳上，乃見其人頂平白宋，高唐長古，鬚卷

髮長，其容貌雖粗欲之常人，其言語乃文章之秀士，一進一退，燦然有禮。王鶚曰：「素昧平生，有何姻眷？」秀才曰：「潛本巴郡人，寄居眉州三峰山下讀書，積有年矣。為與汝夫人有親，故到於此。一日權州到任，失於探問，不得講探親之禮，幸怒狂率。請略告夫人。」

鶚遂入宅，謂笑桃曰：「有一秀才，姓巴名潛，言與夫人有親。」笑桃聞之情思不樂，謂鶚曰：「彼乃妖精，急以劍擊之！」秀才見鶚急來，有殺氣，指鶚謂曰：「汝妻是我妻，未蒙見還，反欲害我。」便下砌走。鶚急遣人追之，不知所在。

鶚謂笑桃曰：「彼何故有此事？」笑桃謂鶚曰：「君相遇情好，怨妾之始末，不可不諭。妾乃上界仙花一枝紅梅也，身已列於仙品。時西王母邀上帝，設宴，令仙苑群花盡開，以候上帝之觀望。時妾適因群仙宴，酒醉未醒，有違敕旨，遂得罪，便令人將妾自天門推下，墮落三峰山下。妾既推下，殘命未蘇，久之，遂依根於石上，附體於岩前，迎春再發，以候赦而復歸仙苑。不意所居之地有一巨穴，中有巴蛇。此畜壽年千歲，乃聚土石之怪、花木之妖於洞，恣逞其欲。妾乃被脅入洞中，欲效歡娛。妾乃仙花，誓死不從。此畜愛妾貌美，又且畏天行誅，監妾於後洞。一日，此畜歸巴中看親，妾乃乘間走出洞門，復歸三峰山下。斯時太守張仕遠適來此山，見此紅梅一株，香色殊異，乃移妾栽向閣之東。栽近月餘，巴蛇歸穴，探知其事，欲謀害張仕遠以奪妾。張公乃正直之人，嘗有鬼神擁護，無可奈何。一日，張公解任，除唐安郡守，愛妾此花，攜之入蜀，栽於唐安郡東閣內。張公解任之時，則妾已得地，本固根深，不容轉移，於是久住於蜀。妾遇君時，有姊妹數人，雖群花之仙，非品格之仙也。而妾乃居南宮，君舊折我南枝，曾為墮落。自此南宮既壞，我無可依。配君數年，男女已長，妾亦塵緣將盡，復居仙苑，異時為天上人也。」鶚聞之，乃思前日詩意折花之讖，勸勉笑桃，幸無介意。

後數日，群僚請太守眾官合宅家著聚住三峰山下遊賞。笑桃聞邀同往，不肯前去。王鶚強之。至三峰山下，妓女列宴，笙歌滿地，遊人歡悅，車馬駢闐。至暮，忽一陣狂風吹沙拔木，天地昏暗，雷奔雨驟，人皆驚避，乃見一大蛇從穴中而出，官吏奔走，鶚亦上馬，令左右衛護宅眷以歸。須臾，有一騎吏馳至宅內，急報太守：「有一大蛇，形如白練，擁了宜人轎子入穴。」鶚舉身內撲，哭不勝悲。

次日，令人往三峰山下尋覓蹤跡，惟有紅履在地。王鶚曰：「此乃孽畜所害。」計無所施，乃急修書以報父母。

一日，郡中有一先生，衣鹿皮衣，來郡衙求謁。門吏不齊通報。先生叱門吏，直至廳前。先生揖云：「知權州有不足之事，貧道故來解之。」鶚曰：「我之不足，君安解之？」對曰：「巴蛇害人性命，何不殺之？」遂請至階，及坐，問：「先生有何術可以御之？」曰：「來日與君同住三峰山下。」

乃以壯士百人，直至穴前。先生畫地為壇，叩齒百遍，望天門吸氣，吹入穴中。須臾，穴內如雷聲，其中文乃挺身穴中而出，身長五丈餘，赤目鐵鱗，一見先生，欲張口吞之。先生大叫一聲，震動山谷，其蛇乃盤繞。先生取下瓢，下火數點。須臾，火起十餘丈，旋繞大蛇於火中燒死，白骨如雪。先生乃取火丹入瓢。鶚曰：「感荷先生大恩，今孽畜燒死，已報其仇。欲得宜人屍骨歸葬，吾願足矣。」

先生遂與鶚領軍士入洞中。行至一里餘，見洞中崢嶸，朱簾半卷。先生將人其門，見仙洞高明，花亭池沼，絕無鳥跡，唯亂花深處，乃有群女出焉。笑桃亦在其列。鶚見笑桃，喚曰：「王鶚來尋宜人。」笑桃答曰：「妾在此無恙。」鶚遂與笑桃並眾人出穴，一同拜謝先生。先生曰：「今日之事，滿吾願也。」吾非凡人，乃三峰山下萬歲大王。為孽畜居穴中，累被他害，終不能報，遂往名山拜求神仙，欲覓方術，蒙仙師授我火丹之訣。」言罷，只見大虎踴躍，大叫於三峰山下，先生忽然不見。

王鶚乃與笑桃並輪歸州，郡僚宴賀。

朱及半年，忽有吏報云：「家有書至。」鶚開視之，其中云「汝可歸畢姻陳氏」事。時笑桃在旁，見書泣曰：「妾不負君，君何負我？」鶚曰：「我前日修書奉父母，宜人已被害，而敬以達之父母，蓋深惜痛之也。不意父母念我遠宦，為結陳侍郎家婚姻，不知宜人復為先生救出。今當再修書以報父母知之，則可以速退陳侍郎家婚姻也。」笑桃曰：「不可。前日報妾已死，今日報妾復生。若退陳氏親事，則必問其事之由。既說巴蛇所驅，人必疑巴蛇所生子女之辱，當何言哉？有何面目歸見翁姑？妾已隨君有年，子女俱已長成，節緣已盡。妾所居南宮之地，今復修成，妾當歸矣。君宜念妾所生子女，宜加保護，毋以妾為念。君若不棄，異日紅梅閣下再敘舊歡。」言訖淚下。王鶚子女相抱而泣，不勝其悲。笑桃辭王鶚，下階，衣不拽地，望空而去。鶚追不及，抱子女哀哭，晝夜不絕。郡中聞者，皆為哽咽。

鶚愁腸如結，離恨如絲，攜子女以入房，痛鸞鳳之折伴，遂將郡印帖於僚屬，乃攜子女還家，以構陳氏之好。

鶚雖再娶，而意不滿所懷，遂囑托朝宰，改任向蜀。未幾，詔授唐安郡君。鶚喜，趣裝，攜子女之任。

未及半月，早到唐安。騎從擁後，旌旗導前，竹馬來迎。受賀方畢，遂載酒肴，攜子女，直詣紅梅閣上，敘舊日之情。花豔重研，鶚乃指梅謂子女曰：「母當時臨別約我來也。區區既到，何得無情？」子女號哭，鶚亦傷心，乃題詩於壁以記云：

「宦游何幸入皇都，高閣紅梅尚未枯。臨別贈言今驗記，南枝留浸向冰壺。」

鶚乃畫一軸紅梅仙子，永為奉祀；伏願男登高第，女嫁名家，地久天長，流傳萬古。

相思記

洪武元年，有馮琛者，字伯玉，成都府人也。其父馮，為元朝先鋒，生琛於金陵，時至元六年庚戌歲。父喪，生幼恃伊舅氏養育。長至總角，穎悟聰明，詞章翰墨，與世不相侔，特出乎人表。

未幾年，南北盜起，生奔走流離，浪跡江湖，飄至臨安府。時直殿將軍趙或見生，大奇異之。趙公無子，遂收為己子。生事之如親父。公有女名雲瓊，幼喪母，公命庶母劉氏育之。年至一十三歲，則生延師教之。生愈加恭敬如親妹，而瓊視生亦如親兄。

一日，生因思干戈不寧，惻然有感，賦詩以呈師云：

兩虎爭難勢不休，回頭何處是神州；

一朝鼙鼓喧天動，萬里塵埃匝地浮。

白日豺狼當路道，黃昏烽火起邊樓；

何時南北干戈息，重睹君王舊冕旒？

其師誦畢，自稱曰：「此子日後有大志，非常才也。」趙公亦喜。

將二載，劉氏以雲瓊年長及笄，遂乃令入閨房，習學女工。

一日，生在書館獨坐，見春風明媚，蜂蝶交飛，不覺惆悵，吟一絕云：

桃花如錦草如茵，妝點園林無限春。

蜂蝶分飛緣底事？東君應念斷腸人。

生吟畢，雲瓊在書館後遊玩，聽其吟詩，有惆悵之意，悵快不樂。

越數日，百共亭前牡丹盛開。琛往觀之，瓊亦在彼，遂同玩賞。瓊曰：「『東君應念斷腸人，』為誰作也？」生笑而不答，又將牡丹花為題，吟詩一首云：

嬌姿豔質解傾城，似語還休意未成；

一點芳心誰共訴，千重密葉苦相同。

君王愛處天香滿，妃子觀時國色盈；

何幸倚欄同一賞，恨無杯酒泛芳馨。

瓊見詩，知生意屬於己，乃一笑，歎息而去；回頭顧生，惟不言焉。

生自此之後，見其姿容秀麗，其心不能自持。瓊娘此後亦無心針指，時出遊戲消遣。見蜂蝶紛紛，景物繁華，賦詩一首云：

春色平分二月時，弓鞋款款步蓮池；

九迴腸斷無由訴，一點芳心不自持。

灼灼奇花留粉蝶，陰陰枯木囀黃鸝；

曉來悶對妝台立，巧畫蛾眉為阿誰？

瓊有侍女韶華，頗巧慧，能謳詩，見瓊長吁短歎，識其意而不敢問。一日，偶過書館，生戲之曰：「我萬里無家，一身孤子，子與我結為兄妹，何如？」韶華答曰：「賤妾卑微，何敢投君子？」生曰：「無傷。」二人即拜為兄妹。自此之後，與生來往甚密。

一日，生問曰：「連日不見瓊娘，果恙乎？」答曰：「娘子近來得一瘧疾，倚牀作《望江南》一闕。生曰：「願聞。」韶華誦云：「香閨內，空自想佳期。獨步花陰情緒亂，漫將珠淚兩行垂，勝會在何時？---慊慊病，此夕最難持。一點芳心無托處，茶架上月遲遲，惆悵有誰知？」韶華誦畢，別生而去。生知瓊有意於己，潛然淚下。

次日，趙公會宴，瓊侍父側，雖然視目往來，不能通得一語為憾。生歸室，見寶鴨香消，銀台燭暗，愁懷萬斛，展轉至晚，乃賦一律云：

暗思昨日可憐宵，得見佳人粉黛嬌；

銀海曉含珠淚濕，金蓮微動玉鉤搖。

謝鯤從折機邊齒，弄玉空吹月下簫；

一笑傾城殊絕代，寧教不瘦沈郎腰！

一日，生與韶華曰：「我有手書一緘，煩汝送與瓊娘，幸勿沉滯。」韶華接去，乃潛納於鏡奩內。

次早，瓊娘梳妝見書，視之，乃《滿庭芳》詞，云：

「蟬鬢拖雲，蛾眉掃月，天生麗質難描。尊前席上，百媚千嬌。一點芳心初動，五更情興偏饒，訴衷腸不盡，虛度好良宵。秦樓明月夜，餘音裊裊，吹徹鸞簫，閒敲棋子，愈覺無聊何時識得東風面，堪成風友鸞交？憑鴻雁，潛通尺素，盼殺董妖嬈。」

瓊娘讀畢，怒責韶華曰：「汝怎傳消息？我與夫人說知，必難容矣。」韶華悲泣哀告。瓊意稍解，乃曰：「舍人何以知我病，送藥方與我？當以實對。」韶華答曰：「向者舍人妾言曰：『我四海無親，欲與結為兄妹。』當時妾惶愧不敢當。復問：『娘子無恙乎？』妾曰：『因病，稍安』。妾復讀娘子《望江南》詞與聽，舍人不覺淚下。至晚，以書令妾達焉。」瓊曰：「我雖未愈，不服此藥，亦不可辜其美意。我回一緘以謝之。」

韶華即候瓊作書畢，以詣生室。生見韶華，甚喜。生執觀之，乃和《滿庭芳》一闕，云：

「短短金針，纖纖玉手，閒將綬帶輕描。描鸞刺鳳，想象別還挑。不覺黃昏又到，誰知玉減香消。鴛鴦思轉輾，又忽至中宵。陽台魂夢杳，彩鸞歸去，辜負文簫。美人生幾，行樂陶陶。何日相逢一面，樽前唱徹紅綃。知此時，芳心動也。愁殺蓋寬饒。」

生視畢，不覺失魂喪志，莫知身之所在。

瓊曰：「彼時以我病癒，兄妹之情，喜之。」當時，韶華頗疑之，退而歎曰：「人生莫作妾婢身，城門失火。殃及池魚。後必貽禍於我矣！」自此，非堂前有命，不出於外。瓊雖意戀，無由相會。

生自此之後，竟不得見，憔悴疲倦，飲食減少。夫人劉氏時加寬慰，生但免首而已。

一日，夫人與侍妾數人，於後花園迎風亭上觀賞荷花。瓊推疾不出。夫人去後，瓊潛至生室，問曰：「兄何恙乎？」生淚下，不能答。瓊曰：「萬事由天定，非由人矣。兄何故如此？嘗聞夫子曰『賢賢易色』，古聖人所戒。」生曰「鑽穴逾牆，吟琴折齒，妹獨不知？」言未終，侍妾報曰：「夫人至。」瓊曰：「且與告辭，情話難盡。翌日牛女佳期，妾當陳瓜果，暮與君登樓乞巧，以占靈配。」生諾。

至期，生乃赴約。劉氏命瓊在堂行酒，亦召生與宴。不勝懊惱。仰觀其天，輕去翳月，乍明乍暗，織女牽牛，黯淡莫辨。忽聽樵樓鼓已三更，乃賦詩曰：

幾度如梳上碧空，缺多圓少古今同；

正期得見嫦娥面，又被癡雲半掩籠。

次日，於堂側偶見瓊，生以引詩示之。瓊亦吟一絕云：

停杯對月問蟾蜍，獨宿嫦娥似妾無；

今日逢君言未盡，令人長恨命多孤。

瓊自後作事，悶悶不已，女工之事，俱無情意。患病數日，家人驚惶，乃白劉氏。

夫人即喚韶華，曰：「汝知娘子病源乎？」韶華不敢答。夫人問之再三，華無奈，只得白諸夫人，乃曰：「娘子與馮官人相見之後，至今三好兩怯。」

夫人即與公曰：「嘗聞男冠而有室，女笄而有室。今瓊年二十，閨房之事，想已知之。自琛居於門下，亦有年矣。而瓊豈無思念之心？妾觀動靜之間，俱有不足之意。不如早納琛為婿，庶免彰人之耳目。」公大怒，不允；尋思良久，曰：「依汝之言，必無惑矣。」時韶在側，奔告於瓊。瓊令華告生。生喜，賦詩一首賀云：

昨日窗前問簡篇，銀針工雙結並頭蓮；
當時似此非容易，今日方知豈偶然。
紅葉溝中傳密意，赤繩月下結姻緣；
從前多少心頭事，盡付東流水一川。

翌日，公或探生。生曰：「投托門下，多蒙厚意，敢效結草之恩。」公曰：「或欲納汝為婿，不知可乎？」生曰：「既蒙有命，安敢不從。」遂喜而退。

越十日，公命媒約行聘為婿。至期。屏開孔雀，褥隱芙蓉，花燭煒煌歌，歌弦管沸。生與瓊拜於堂，一如神仙旭洞府，郎才女貌世間稀。

飲罷，筵散，生女入洞房。象牀瑤席，風枕鴛衾。生與瓊曰：「昔慕娘子之心，每於花前上，撫景傷懷，今日至此，非天緣何如！」瓊曰：「遇君之後，行無定跡，寢不貼席，今日天隨人願，獲侍巾櫛。但願君子始終如一，則萬幸矣。」瓊擬蜂戀蝶意，遂以詞云：「翠荷叢裡鴛鴦浴，碧桃枝上鸞鳳宿。花爛枝上柔，俄驚一夜秋。百歲共和諧，相看奈汝河。」

生亦口占《減字木蘭花》詞云：

「詞云弄雨，迤邐羅幃同笑語。春透花枝，一時相憐相愛，還了平生債。魚水歡情，髮下青絲結誓盟。」

越月，公被召，促裝赴京，囑托生家事而別。

越三月，公奏曰：「臣老，不堪用。有婿馮琛，素懷異才，臣薦為國，非私也。」上大悅遣使召生。

生與瓊曰：「蒙旨徵召，暫與相別。」瓊曰：「相會未幾而又遽別，奈何！妾聞金陵勝地，多有歌樓妓女，切不可以留戀。」生曰：「噫！卿誤也。我心猶如冰玉，後當自見。」言畢，即促行裝起程。

瓊令韶華備酒，飲別於郊外。瓊握生手，相視大慟。生亦嗚咽。瓊曰：「君今棄妾，妾無負於君。」生曰：「今日之行，出於無奈。卿有是言，殆非以為陌路人邪！」瓊曰：「君無二心，妾何以報！」口占二首以贈云：

魚水歡娛未一秋，臨岐分袂更綢繆；
訴君不盡哀腸事，惟有潸潸珠淚流。
香閨繡幕恨悠悠，一片離情不自由；
爭奈君心似流水，滔滔東去不能留。
生亦吟一律以答之：

懶上雕鞍悶不勝，此心如醉為多情；
空垂眼底千行淚，難阻天涯萬里程。
最苦淒涼馮伯玉，可憐憔悴趙雲瓊；
男兒且學四方志，鐵石心腸作廣平。
思瓊情不能已，又作《茶瓶詞》云：

「憶昔當年相會，共結百年姻配。枕邊盟誓如山海，此意千載難買。----恩和愛，知何在？情默默，有誰揪採？妾心未改君先改，爭奈好事多成敗。」

吟畢，痛哭不捨。

生又扶瓊至家，囑韶華勸慰。次早，不令瓊知而去。瓊晚見月界窗痕，風鳴紙隙，舉目無親，因作《臨江仙》詞云：

「明窗紙隙風如箭，幾多心事多忘。茶架不見行藏。交加雙粉蝶，並肩兩鴛鴦。----豈知今日成拋棄，贏減玉銷香。誰與訴衷腸？行雲空縹緲，恨殺楚襄王。」

生行不覺月餘，未嘗不思瓊也。及見京畿將近，偶成一律云：

冉冉時光日似梭，相思無計欲如何；
五雲縹緲皇都近，萬里迢遙客恨多。
愁望銀河有織女，飛魂閣苑問仙娥；
金陵漫說花如錦，一點芳心只自和。

生行至金陵，見上於奉天殿，上甚愛其才，即日除授為起居郎。一日出朝，因見使人，作書以寄：

「雲瓊娘子妝前：拜違懿范，已經月餘，思仰香閨，動靜行止，未嘗離於左右。邇來未審淑候何如？琛至京，蒙授起居郎。誰料非才，幸際風雲之會，得依日月之光。偶因風便，封緘以寄眷戀之秋私云。」

瓊得書，一喜一悲。賀者填門，瓊悲號不已，劉氏命具具杯酌，弦歌寬慰。瓊編《駐馬聽》，命韶華謳之，聞者莫不悽慘。自茲命無聊賴，鸞孤鳳只，竹瘦梅臞，面似梨花帶雨，眉如楊柳含煙，因風涼月冷，影只形單，賦詩一律云：

夜深獨坐對殘燈，默默懷人百感增；
愁腸百結如絲亂，珠淚千行似雨傾。
月照紗窗光皎皎，風搖鐵馬響鈴鈴；
總籍夫人寬慰我，金樽漫有酒如澆。

素娥善能言語，一日瓊曰：「妾聞西湖鴛鴦失侶，相思而死，何謂也？」瓊曰：「汝戲我乎？」瓊曰：「既知，何不自思？」瓊曰：「汝不聞李白云：錦水連天碧，蕩漾雙鴛鴦。甘同一處死，不忍兩分張。」素娥曰：「誰無夫婦一如鴛鴦，至於離合，豈不可

測。《關雎》詩曰『樂雖盛而不失其正，憂雖深而不害於和』，是以傳之於經。娘子朝夕哭泣，過於哀怨，倘有不測，將如之何？望以身命為重。」瓊意稍解。恐生心有異，不能無疑焉，乃作古風一章以自慰云：

「憶昔與君相拜別，三月鶉聲哀夜月，鴛鴦帳裡彩鸞孤，惆悵良人音信絕。妾心如水水復深，妾淚如珠珠濺血，深院夫人春晝長，幾回獨把湘簾揭。湘簾揭起雙飛燕，燕燕差池相眷戀。令人感動心益悲，欲寄征鴻飛不便。文君空有白頭吟，婕妤漫賦齊紈扇。君心若似我心同，妾亦於君復何怨！」

瓊作雖非怨悔，相思之心殊切。撫景興懷，時無休息。佇見征鴻北去，烏鶻南飛，寒蛩在壁，秋水連天，桐風颯颯，桂月娟娟，香殘燭暗，枕冷衾寒。斯時也，空閨寂寂，人各一天，經年累月，有誰見憐？遂作《滿庭芳》詞云：

「皓月娟娟，青燈灼灼，回身轉過西廂，可人才子，流落在他鄉。只望團圓到底，反屬參商。君知否，星橋別後，一日九迴腸。相思無盡極，慘雲愁雨，減玉消香，幾回夢裡飛揚。猶記山盟海誓，地久天長。春已老，桃花無主，何日遇劉郎？」

題畢，謂韶華曰：「古之女，亦有如我者乎？」答曰：「有之。如秦氏之喪身，姜女之死節，皆如此也。然悲歡離合，亦自古有之。若不惜其身，至以殞絕，亦或有之。」瓊曰：「汝之言，我非不知，但恨與生會合未久，遽成離別，恐作王魁負桂英也。」因而賦歌一首云：

「黃昏漸近兮，白日頹西。對景思人兮，我心空悲。雲歸岫兮去遠，霞映水兮呈輝。倏無光兮黯淡，月初出兮星稀。歎南飛兮烏鶻，繞樹枝兮無依。人憑欄兮徒倚，追往事兮嗟吁。香消玉減兮，顏落色衰。陟高庭兮眺望，仍凝思兮遲遲。霜凋殘兮落葉，雨滴損兮花枝。花委謝兮寂寂，葉辭枯兮淒淒。恨關山兮路遠，極望兮天涯。自勉強兮假寐，風颯颯兮吹衣。奈好夢兮杳渺，勿驚覺兮鄰雞。何汝台兮抑鬱，臨寶鏡兮慘妻。一鬢雲鬢兮，為誰梳洗？蘭心蕙質兮，空自昏迷。睹雙飛兮粉蝶，聽百轉兮黃鸝。何人生兮不若，嗟物類兮如斯。愧年少兮多別離，望美人兮空躊躇。」

韶華觀其吟，亦掩淚，謂瓊曰：「娘子之意，恐生有『富易交、貴易妻』之謂也。若此者，可令人齋書與之，以察其動靜可矣。何乃孤眠獨宿，行吁坐歎，而且苦若此邪？」瓊曰：「書，不必也，自生別後，有詩十餘篇，並錄寄贈，以見我心。」即日遣家童，齋書抵京。

生得書，不勝歡喜，展而讀之，皆瓊之佳制。云：

淚雨汪汪酒滿衣，含愁強賦斷腸詩；
自從昔日相分手，直至今朝懶畫眉。
東閣尚懷揮翰墨，西園猶想折花枝；
自君一去無消息，獨對青銅怨別離。
生讀罷，不勝悲咽，遂差人接瓊抵京。

瓊謂韶曰：「我今將去，汝從我去何如？」韶曰：「妾幼侍夫人，居於內閣之中，亦生死相隨。今夫人將行，妾願隨侍。」即日治裝而去。

直抵金陵。離城五里許，生已預在郊外等候。瓊至，既見，生曰：「一別許久，不想今日復見儀容。」瓊再拜謝，曰：「妾女流也。不知禮法，荷蒙君在子不棄，誓同生死。」言畢，即令乘轎歸衙。

重尋舊約，再整前盟。生喜，賦詩一律云：

朱顏一別已經春，兩地相思各慘神；
失意如今還得意，舊人偏覺勝新人。
顛鸞倒鳳情何洽，誓海盟山樂更真；
寄語司天台上客，更籌促漏莫交頻。
綢繆間，不覺五更至矣。生整衣冠而進朝。

俄聞倭夷有警，上賜生為靖海將軍。生即日承命，至衙，謂瓊云：「吾奉君命，領兵收賊，料有一載之別。汝保重。吾不敢久留，以緩君命。」於是率鳳陽精兵四萬，上親勞軍士。同兵部尚書於斌，左平章廖禹，復率羽林衛五十八萬軍馬，旌旗蔽野，水陸前進。

生之英風銳氣，時與倭夷鏖戰。倭夷詐敗佯走，生兵追之。倭度其半入，以精兵五十萬，出其不意，問別道尾其後。官軍溺死者無數，江水為之不流。生呼謂眾曰：「今天敗我，非眾人之罪也。第無以報效！」

生復招集殘兵，整頓軍旅，身先士卒。眾乃奮身戮力，與敵鏖戰，無不一以當百。倭夷大敗。生喜曰：「不意天兵之果銳也如此！」倭夷遣使稱臣求和。生恐有變，許之，奏凱而還。

上得捷音，天顏大悅，謂宋景曰：「以羸敗之兵人危險之地而能克敵者，皆卿之舉薦得其人也。」景稽首拜曰：「遇臣無琛之明敏果斷。」得其人，不負臣下之望。」上曰：「古有社稷之臣，今馮琛近之矣。」

生引兵入玄武門。上召生入丹陛。上慰勞之曰：「克戰之功，出於卿也。」生拜曰：「陛下順天行道，御物無私，臣下奉行政令而已，何功之有！」上即敕生為鎮國大將軍，賜劍履趨朝。雲瓊封為趙國夫人，金冠霞帔。夫榮妻貴，近臣未有。

夫何盛極有衰，天年不遠，洪武七年甲寅歲十一月初一日壬戌薨。病重之夕，執瓊手云：「吾負汝矣。路隔幽冥，不一相見也。」急呼家童燃燈，取筆題曰：

九泉未敢忘恩愛，一死無由報主恩。
君命妾情俱未了，空留怨氣塞乾坤。

瓊曰：「君無憂也，不久當相見。」言未畢，生卒。

次日，大夫宋 奏聞。上曰：「天何奪吾伯玉之速也？」命禮部官員棺槨，擬以王禮祭之。贈明仁忠烈成安王。

越十五日丙子，瓊亦以憂思，不進飲食而卒。敕賜合葬於彩石之陽。

越一月，御祭。墓碑丹書，命陶凱篆刻，宋 作序。

有子二人。長曰明德，娶尚平公主。次子明烈，娶廖禹之女。是為記之。

蛤蟆吐丹記

天順時，青川孔天，性酷好仙，常遇黃冠及名山大川。宮觀真像，即虔禮之。進古太山回，遇一老人，黃冠杖履，呼天曰：「子好道乎？」曰：「心誠好之，但未得入道之門耳。老人曰：「汝知煉蛤蟆之術否？」曰「不知。」老人袖取一緘與之，曰：「功滿三年，蛤蟆忽失去。再逾三年，道可成矣。勉之！勉之！」

天意老人異人也，不敢輕啟其封。至家，焚香，始開之，內皆符咒訣法。遂擇日取蛤蟆，依法修煉。每咒，則蛤蟆開口，燒符，則吞之。

遂精心煉及三年，忽不見。又三年，復回，生兩翅，身赤，能飛語告天曰：「昔授子術者，乃中宮上德真君。予吞符限滿時，有老人在黃雲中召我，不覺一躍而至其前，袖我而去。去上六菜花山黃鶴洞，愛戒三十六月，始命我吞坤精丹，飲無極水。赤身生翅，能御風雲，瞬息千里，亦得與天同壽矣。真君許我度子後，令人月宮為蟾蜍伴也。」言畢，委首張口，吐二丹，金光絢耀，複語曰：「五月望，天道吉日，一丹子食之，一丹可燒以茅山芝，便成鶴，騎赴南泉，自有金童為子導也。」囑罷而飛入雲中，渺而不見。依其言，遂仙去。

弘治十八年，鄰人張四老見其與黃冠道士在太山游。

[返回 >> 國色天香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